

神探皇妃



SHEN TAN
HUANG FEI
水红 / 著

她是失节贵妃，她是行宫弃妃，
她是被人弃之敝履的女人。
而她，却能让他柔肠寸断，
弃了江山，他也甘之如饴。

奇情女作家水红古言力作
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他们生死一双人
浴火重生，唯美极致
她是最冤枉的前朝弃妃，他是最痴情的敌国太子




阅时光
Reading Time

 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神探 皇妃



水红
著

SHEN TAN
HUANG FEI

神皇妃 | 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【第十六章】	红妆捕头	/ 1
【第十七章】	月夜杀机	/ 20
【第十八章】	两两相误	/ 40
【第十九章】	双刃情伤	/ 60
【第二十章】	终晓真相	/ 80
【第二十一章】	再生毒计	/ 101
【第二十二章】	李代桃僵	/ 122
【第二十三章】	勇于担当	/ 143
【第二十四章】	双龙呈祥	/ 164
【第二十五章】	神秘军师	/ 185
【第二十六章】	顾全大局	/ 206
【第二十七章】	大捷归朝	/ 226
【第二十八章】	中秋宫宴	/ 246
【第二十九章】	决战帝都	/ 267
【番外一】	十几年后	/ 288
【番外二】	萧妃传	/ 293

第十六章 红妆捕头

陈夕榕悠悠醒转，空气里掠过淡雅醉人的馨香，她深吸一口，慢慢睁开双眸，眼见帷幕重重，如烟如雾。临窗的桌上放着官窑花瓶，内插长春之蕊。清风越入，珠帘轻响。

这环境瞧着有些眼熟，陈夕榕拍拍脑袋，原来一觉醒来又回到南国。她迫不及待地赤足下榻，脚刚一沾地，浑身又酸又软，地上太凉，只得穿好绣鞋，继续在屋中转着。

一名宫娥正趴在案上打瞌睡，睡得迷糊，猛一抬头，见陈夕榕醒转，不由得大叫一声：“皇贵妃，您醒了？”

陈夕榕被她一唤，吓了一跳，审视着宫娥，对她没有半点印象，但不得不承认这宫娥长得极美，是人间少有的绝色。

三四日，后宫发生了一件极大的事，皇上新宠了一名宫娥，现下封为蕊才人，接连几日都在她的宫里留宿。这位蕊才人，相传是陈夕榕宫里的侍女，一夜承宠，竟颇得卫惠帝的喜爱。自蔡新瑶入宫，专宠的女子只有她一人，可现下被别人夺了去。

“启禀娘娘，卫太后传见！”

陈夕榕换了身得体的宫袍，携上官人，来到寿宁宫。

见罢礼，卫太后赐了座。

寿宁宫的嬷嬷奉上了精致的茶点，卫太后目光柔和，实则关注着陈夕榕，不经意地回望嬷嬷，却见嬷嬷淡淡点头，似完成了什么大事。

卫太后见陈夕榕并未起疑，而是浅呷着碧螺春，悬着的人心又放下，道：“蕊才人是你故意引荐给皇上的吧？”

卫太后听说卫惠帝新宠的宫娥是延庆宫里被陈夕榕处处刁难的宫女，便已猜到几分。陈夕榕昏迷时，卫太后曾至延庆宫探望，对薄丽儿颇有印象，卫太后在这深宫中见过的美人亦有不少，能长得像薄丽儿那般的当真少见。

卫太后笑道：“你心下如何打算，哀家岂会不知。”

陈夕榕见再否认便没意思，傻笑两声，“太后姨母不是希望蔡婕妤不再专宠后宫吗？”

卫太后眼帘一垂，“你有这番心思，倒也不错。”

太监隔着珠帘，在外禀道：“太后，慧觉大师到了！”

“传！”卫太后一声令下，只见一抹耀眼的袈裟映入眼帘，一个白胡须的光头僧人款款而来，手里拿着法杖，传出锵锵声响。

陈夕榕望着来人，忆起幼时有过一面的慧觉大师，岁月未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，与数年前一般神采奕奕。

“夕榕见过大师！”她起身一拜。

慧觉大师微微一笑，回以佛礼：“贵妃娘娘近来可安好？”

陈夕榕道：“一别数年，大师风采依旧，还如从前一般的健朗。”

慧觉大师淡淡一瞥，心下了然：“天下将定，百姓之福。天降龙女，江山昌隆，娘娘是母仪天下的娘娘。”

陈夕榕只觉眼皮不听使唤，浑身乏力，倚在桌案，心下一个激灵：“你……对本官使了催眠术，还是你又想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陈夕榕趴在案上昏睡过去。

嬷嬷轻呼两声“贵妃娘娘”，用手一探，似睡沉了，低声道：“太后放心，奴婢的药量把握得很好。”

卫太后抬手一挥，一千人等退去：“此次请大师入宫，一是祈福；二是哀家想请大师封印夕榕的记忆。”

慧觉双手合十，低头轻叹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他知道卫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，能将他从千里之外请来，可见她心意已决。

卫太后起身：“偏殿已收拾妥当，请大师至偏殿诵经，将贵妃扶入偏殿。”

耳畔是令人安神静谧的诵经声，陈夕榕的心从未有过的平静。

陈夕榕从睡梦中醒来，睁开双眼，夜色正浓，屋子里挂着面漂亮的苏绣屏风，旭日东升，好不壮观。

代蓝快奔过来，站在榻前，温和地问道：“娘娘醒了？”

陈夕榕满是茫然，迟疑审视。

代蓝笑了笑，忆起卫太后下的懿旨：从即日起，后宫众人谁也不许再提皇贵妃之前诸事，谁若非议，乱棍杖毙。

卫太后不许说，她自是不敢多说的。

“许是娘娘醉了，现在才三更天呢，您再睡睡。”

陈夕榕花了三天时间才弄明白自己的身份，简而言之，她有极尊贵的身份，但不知为何，卫惠帝很不喜欢她。不喜欢正好，她还不稀罕。

第一个十日，陈夕榕兴致勃勃与代蓝打听很多事；第二个十日，索然无味，有种快被闷死在深宫的感觉；至第三个十日时，她便在心下做出一个最伟大的决定：逃跑。

今儿是一月之中难得的好日子，王皇后邀了各宫妃嫔赏牡丹。

四月的御花园，百花争艳，牡丹、蔷薇如火如荼地盛开着。陈夕榕醒来时第一次去御花园，就瞧见杏花嫣红，之后又是三月桃花盛开、春兰绽放，眼下更是一片千娇百媚。

浮华缭绕的乐音中，远远地传来一声“皇后驾到”，众人纷纷望去，但见如云侍从、如花宫娥徐徐行来，簇拥一人，当中者正是王皇后。一袭紫红描金官装，凤羽飘飞，华美宫锦映得王皇后光彩照人。

陈夕榕恭谨行礼：“拜见皇后娘娘！”

王皇后巧然笑道：“都是自家姐妹，哪有这许多规矩，皇贵妃快请起！”

王皇后拉了陈夕榕在凉亭里坐下，对左右的一干妃嫔道：“免礼，赐座！”

众人刚落座，御花园南方小径上移来一行人，却是一袭如花佳人，身后跟着几名宫人。

在妃嫔的议论声中，陈夕榕知道这人是卫惠帝的宠妃蔡新瑶。

东南方向又移来几人，也是一件绯色官袍，样式、颜色竟与蔡新瑶一般无二。

冯昭仪小心地问：“怎的两人官袍一样？”

罗昭容不紧不慢地道：“富贵牡丹的绯色缎子只得两匹，二月时皇上赏

了她们二位。”

蔡新瑶本是美人，现下遇蕊婕妤（薄丽儿），却被生生比了下去。薄丽儿容貌姣好，肤色白皙细腻，穿上绯色更显妩媚，蔡新瑶却少了薄丽儿身上的风姿和神韵，略显俗气。

陈夕榕喝着茶，王皇后时不时逗着乳母怀里的大皇子。

代蓝因是大皇子生母，不敢太过于亲近，只坐在罗昭容身边低垂着头。

蕊婕妤拜道：“拜见皇后娘娘！千岁千千岁！拜见皇贵妃娘娘！拜见冯昭仪……”但凡比她位分高的，都一一见礼，礼数周到、细致。

王皇后给二人赐了座，按尊卑坐在凉亭里说话。

陈夕榕放下茶盏：“前些日子去寿宁宫，太后说按照祖制，后宫有四妃，现下还空着三个妃位，我与皇后建议尽早立上几位皇妃。冯昭仪襄助皇后料理六宫，功不可没，应晋妃位的；罗昭容诞育长公主有功，也是要晋的。”

王皇后不由得笑了起来，用手点着陈夕榕：“瞧瞧她那张嘴，最是藏不住话。”

“哪是我藏不住话，皇后娘娘早有此意，我不过是趁着今儿人齐，再提上一提。”陈夕榕取了块点心，轻轻柔柔地放到嘴里，“皇后娘娘，此事近两日便要定了吧？”

王皇后笑而不语，她贵为皇后，自不能如陈夕榕这般想说什么都行。陈夕榕说错了话，背后还有一个卫太后撑着。她则不同，说错了话便会被训斥。

众人在花园里赏了一个时辰的牡丹，有些乏了，便各自散去。

陈夕榕回到延庆宫，在院中僻静的地方，支上一把摇椅，慵懒地坐在花丛中，悠闲自在地小憩起来。

桂嬷嬷禀道：“皇贵妃娘娘，冯昭仪求见。”

“传！”她应了一声，坐直身子，扬了扬宽大的袖袍，却见冯昭仪携着宫娥，怀里捧着翠绿色的蜀锦。

陈夕榕正要起身，冯昭仪急急见礼。

冯昭仪握住陈夕榕的手，似很亲近一般：“听说你近来体弱，前儿我得了根上等百年老山参，留着也无用，今儿也一并带来了，就留给妹妹用吧。”

陈夕榕回想近几次与各宫嫔妃见面，个个都没有这般大方，倒是听说

有不少人去巴结讨好蕊婕好。

四下无人，冯昭仪急切地道：“妹妹，你与我透句实话，今儿你在凉亭说的事是真的吗？”

陈夕榕回忆了一下，道：“上回去寿宁宫，确实见着卫太后这么与皇后吩咐。皇上的意思，蔡、蕊二位婕好都是该晋位的，罗昭容亦是该晋的。可皇后又说，这几年冯昭仪打理六宫辛苦，按矩也是要晋位的。”

锦缎、山参再好，不方便携带，陈夕榕道：“山参我就不要了，姐姐知道我宫里人多，平日的打赏最少，唉，如今这日子过得真真是捉襟见肘。”

她没有额外的打赏，不过是照例拿着内务府的月例。

冯昭仪协理六宫，从中能得些好处，与陈夕榕两手相握，迅速从宽袖里取出几张银票，小心塞到陈夕榕手里，低声道：“这个送予妹妹。”

她要出宫，更得过日子，首先就得备足一笔钱，最少得为自己备五千两银子。

冯昭仪坐了半炷香时间，吃了盏茶，告退离去。待她一走，陈夕榕避开宫人耳目，小心看了银票。

正要小睡，杜大海来报：“娘娘，罗昭容求见！”

她们可不是来瞧她陈夕榕，是为了她今儿在凉亭说的晋妃位之事。她心里暗道：只要攒够两万两银子就不贪了。

罗昭容听陈夕榕叫穷，说延庆宫花销大，心下明白，当即令了心腹宫人回宫，不多会儿取了银票，避开众人小心地塞给陈夕榕。

聊了几句，罗昭容领着宫人离去。

这一日，陈夕榕宫里的嫔妃突地多了起来，穿梭往来，热闹非凡。过往不喜欢陈夕榕的、瞧不起人的，这一日都放下身段，表现出一副友好模样前来请安问好。直至黄昏，来探望的人方渐次少了。

待用晚膳时，有人前来禀报：“娘娘，蕊婕好求见！”

蕊婕好见罢礼，奉上一只锦盒，暖声道：“这是贱妾送给娘娘的礼物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贱妾想娘娘许会喜欢。”

陈夕榕启开盒盖，是一支精致非常的珠钗，虽说精美倒也算不得如何贵重。桂嬷嬷不由得嗟叹一声，颇为不屑。

蕊婕好道：“这珠钗本不值钱，倒是内里的心意娘娘理当明白。”

她本是西梁人，比不得其他嫔妃，原是南国贵族女子，有娘家资助，出手阔绰，就这支珠钗还是卫惠帝赏给她的。

陈夕榕依旧笑着：“难得蕊婕好有心了。”

卫太后是多精明的人，只怕前朝后宫就没人可以瞒过她的法眼。陈夕榕除了将宽袖里收下的银票据为己有，其他东西她原本就没打算要，首饰贵重，带出宫去，不过是徒惹麻烦，寻常百姓穿的是普通衣裳，哪里需这等绫罗绸缎。既然带不走，索性大方些，让卫太后来处置。

夜里，陈夕榕躺在罗帐里，将白日的事细细回味一遍，总觉得蕊婕好话里有话。陈夕榕又起床，打开锦盒，取了珠钗，方发现内里还有一层暗格，暗格内放着一张纸，启开看时，双眼发亮，竟是一张卫宫地图，虽不太详细，却也标明了两条出宫之路的大致方向。

陈夕榕不由得轻笑起来：“原是这样，原是这样……”

蕊婕好难不成一早便知晓她打着离宫的主意？她却忘了，蕊婕好还是她的服侍宫娥薄丽儿时，她曾与薄丽儿道：“我助你得到卫惠帝宠爱，你需为我做一件事：弄到出宫地图。”

陈夕榕小心地将地图与得来的银票一并收好，其他的珠宝、食材，她是准备全送给卫太后处置。既得人好处，她少不得配合王皇后在太后面前替众人说话。

两日后，由礼部拟定的旨意传达各宫：冯昭仪晋为德妃，罗昭容晋为贤妃，蕊婕好亦晋为蕊妃，除蔡婕好外的其他后宫嫔妃各晋一级。

当众人都欢喜庆贺时，唯独陈夕榕却早早睡下了，一觉醒来，躲在被窝里数着银票，前后加起来竟有三万二千两。现下没人防她，此时不逃更待何时。

陈夕榕将锦衾弄成有人睡的模样，换上小太监的服饰，待近五更天，悄悄儿地溜出延庆宫，待宫门刚开，拿了自己宫里的出宫令牌，以“为娘娘采办物品”为由出得宫门。

在京城寻了制衣铺子，买了身寻常男袍，贴上一早备下的胡须，仿若一个病恹恹的文弱书生，租了快马，扬鞭离了京城。

卫太后正用早膳，不想杜大海一路快奔进了寿宁宫。

“卫太后，大事不妙了！皇贵妃不见了！”

卫太后的手微微一颤，白玉小碗险些跌落地上：“无论如何，你们都得把皇贵妃给哀家寻回来！”

三天了，人还是未寻到。卫太后有些坐立不安，想到关于陈夕榕的命格判言，心下越发纠结。就怕她又回到宇文昊身边，转而又想，陈夕榕记

忆被封，过往诸事皆忘了，定不会再回北齐。御林军的人兵分数路，将方圆三百里都搜了个遍，依旧没寻到陈夕榕的踪迹。

洛城，某青楼里。

一个衣衫凌乱的年轻姑娘跌跌撞撞地奔跑着，身后传来一个侍女的尖叫声：“新来的姑娘逃走了！新来的姑娘逃走了……”

不要被抓住！绝不能被他们抓住，她拼足全力快跑着，跌倒在地却顾不得疼痛，咬牙忍痛也要继续逃。

“你们这群饭桶！快给老娘追人，这可是老娘花了银子买回来的，快追！”浓妆精瘦的老鸨发疯一般，顾不得梳理，乱着头发追在后面，嘴里骂骂咧咧，“臭丫头，竟敢逃跑，老娘饶不了你！”

年轻姑娘近了城门，却见城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她惊慌地望望身后，眼瞧着那群心狠手辣的人就要追近，不能再等，等下去就会被抓住了，来不及细想，她饶过等着检查的队伍，直接往城门奔去。

“站住！站住……”有守城的官兵喝住了她，她只往回望了一眼，几名御林军侍卫顿时被闪电击中一般，“画像！快拿画像！”

有人展开了握在手里的画像，而那姑娘已经奔出了城门，侍卫不待细想，飞也似的奔了过去，抱拳跪拜：“属下拜见皇贵妃娘娘！”

有人拿出了画像，只见那上面绘着个与她一般模样的年轻女子。

老鸨跌跌撞撞地追来，整个身子倚在身高马大的粗壮男子身上喘粗气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几个，快给老娘抓人！”

艳衣姑娘见有人认错了自己，她不要堕落风尘，于是手臂一挥，指着那几名打手、老鸨：“他们……是坏人，想欺负我……”

“娘娘放心，没人敢欺负娘娘！”侍卫头领倏地抬头，冷冷地望向老鸨与几名打手。

侍卫头领一声令下：“抓住他们！”片刻间涌出二十余名官兵，快速将几人拿下。

艳衣女子心里暗道：无论怎样先蒙混过关，不是她冒名顶替，是这些人认她作娘娘，做娘娘可比当青楼姑娘强。

此刻的陈夕榕，早已快马扬鞭出了安阳，再往前便是南国与北齐交界的边城。她生怕被抓回去，一路不敢停留，换了两匹马，亦有两宿未睡，见离京城远又无追兵过来，心下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南国是不能待了，万一某日再被捉回去，指不定又会生出什么风波，天下不是还有个北齐吗，那里不归南国管，她就去那儿。

这日，她住在相州城一家客栈内。

睡得正香，被一阵吵嚷声惊醒，是掌柜娘子粗言秽语的怒骂声：“你个穷鬼，白吃白住已两日了，今日便付清房钱。若付不清，老娘再不让你们住了。”

陈夕榕将头探出窗外，却见楼下掌柜娘子与两名恶狼的小二正将一个文弱书生赶出客栈。那书生一张瓜子脸，有着一双不大的眼睛，面色蜡黄，他身后跟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也是一脸菜色。

掌柜娘子二话不说，冲上前夺少年怀里的包袱，半大的少年死拽着包袱不放，掌柜娘子一声招呼，立有两名小二冲来帮忙，任如何踢打，半大少年就是不撒手。

陈夕榕大喝一声：“放过他俩！”

老板娘双手叉腰，一副很凶的模样：“客官，若人人这般，我们还不得喝西北风。”

“他俩的店钱，我付了！”陈夕榕朗声说着，背着包袱下了楼。文弱书生与半大少年正站在门口，面带感激。她大步走到柜前：“结账！”

忽地，自城门方向传来一阵喧哗声，如平地惊雷般打破了平静，有人惊恐地叫嚷起来，有人飞一般往家里奔去，好好的街道突地染上了浓浓的恐惧。

“不好了！要打仗了！”

“要打仗了？咱们齐人打回来了？”

“天哪，相州又要落到齐人手里了？”

各式各样的声音传出，街道上如煮沸的水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欢喜有人忧，更多的人像避瘟神，许多过往的行客开始往家跑。

陈夕榕结了房钱，低头沉吟道：“走了好几日，还没到北齐吗？”

文弱书生心下感激陈夕榕，深深一揖：“不知小哥要去北齐何处？”

陈夕榕拿着手里的剑，伸手捋着粘在嘴边的胡须：“在下行走江湖，哪里好玩便住两日。”

十五六岁的少年脸上顿时有了笑容，喜道：“不知能否与大侠结伴同行？”

哪里是结伴，分明是他们没了银子，一文也没了，瞧陈夕榕出手大方，与她一起，总不会挨饿受冻。

陈夕榕又想，自己一人行路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好生无聊，倒不如带上他们，就当是寻个同路人，不过是两个男子，一路多花不了几个银子。

“听说要打仗，还是寻个地方暂避的好。”她歪着脑袋，看向文弱书生，抱拳道，“公子如何称呼？”

书生文质彬彬，答：“在下储少良。”

那少年接过话：“他是我五叔，我叫储大贵。”

陈夕榕“哦”了一声，背着包袱：“你们是哪里人氏？”

她出了客栈，二人追了过来，闲聊起来。

储少良不由得摇头轻叹：“红颜祸水！未曾想到，我泱泱北齐的太子竟因一个女人所误，两国更因一个女人交战，唉……红颜祸水啊。”

储大贵解释起来：“据说南国皇贵妃长得极是美艳，不知怎的就做了我北齐太子的女人，去年冬被亡梁国君送回南国，北齐太子不应，挥军南上，要讨回她。”

这些事，陈夕榕怎的在宫里没听人提过？“哪位皇贵妃？”

储大贵道：“南国皇贵妃便只一位，是长宁侯的千金陈氏。”

卫惠帝是哪位？她没印象，也从未见过。

齐国太子是什么人物，更不晓得。

莫不是她这躯体以前迷过的男人？长得美艳，她这样的美貌在南国皇宫倒算是上乘姿色，若和薄丽儿相比，那着实差得太多。

储少良深深一揖：“之前大侠替我们结了房钱，在下还未谢过大侠，敢问大侠如何称呼？”

她挥着手里的宝剑，干练而快速地挥舞着剑招，很快停下，竖起拇指道：“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玉树临风，人见人爱陈夕榕是也！”

储少良一愣：“大侠怎和那红颜祸水同名同姓？”

“天下同名同姓的何其多。便如你，你姓储，他也姓储，也许某甲也姓储，既然这姓氏可以一样，为甚不能同名？我与她着实没有半点关联，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。”

陈夕榕手握宝剑：“我是误了方向，离了安阳好几日，方还在这附近转悠，你们二位莫不是也误了方向？”

一句话击中要害，储少良顿时羞红了脸。

储大贵提高嗓门：“都怪五叔，非说他知道路，哪里晓得居然到了相州城。明明错了，还不肯认，非说在此等几日就能遇上同窗学友。前些日子，鹿鸣书院已下告示，让一千齐国学子限期离开，偏他一人不信，非留下多念几日不可。四月初十，他们提了棍棒将我们叔侄打了出来，明明最后走的，五叔非说要等同窗，怕是他们一早就走在前头了。”

储少良活脱脱就是个书呆子，念书念到这份上，真是有些让人目瞪口呆，走在最后居然还要等同窗学友，她摇了摇头很是无奈。

几人没走多远，陆续出城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最后汇成了一股人潮，陈夕榕与他们叔侄二人出了相州城，夹杂在人群里，随着人潮移动。这逃避战祸的百姓多是要去相州最偏远的张王县落脚，听闻这些年任是相州属南国也罢，属北齐也好，张王县一直未受战祸之苦，现下成了众人逃避战乱的最佳去处。

相州城到张王县有百余里路，而张王县是相州最偏远的一县，因是步行，走了两日方抵达张王县城。说是县城，可全县城只一条街道，一眼就能数完城里的店铺。虽说小，还有一家瞧上去不错的钱庄，更重要的是，钱庄的门上还有个陈夕榕熟悉的标记。

熟悉？当她想到这个词时，心下微愣。上次在京城、洛城兑换过银子，她去的便是标有帆船标记的钱庄，貌似这钱庄是天下最大的钱庄。

县衙大门口停着两辆马车，一个穿着锦袍官服的男子正在指挥衙差收拾包袱。

县衙不大，门也不大，门口立着两只半人高的石狮，说是石狮，更像是两只可爱的家犬，还伸着长长的舌头。衙门左侧立着一面一人多高的牛皮鼓，鼓下架上挂着两只木槌。

一个着绫罗的胖妇人，化着浓妆，尖着嗓子催促着：“你们倒是快点啊！”

在一边站着个温柔可人的年轻妇人，瞧上去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，怀里抱着只洁白如雪的猫儿，轻柔悠闲地抚着小猫。

胖妇人瞪了眼年轻妇人，骂了句：“贱人！你倒是过去帮帮忙啊！”

陈夕榕不准备继续走了，眼睛停留在官衙，见一边立着个带着几分书卷气的男子，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的模样，头戴灰色纶巾，穿着整洁干净的六成新长袍，亦在帮忙搬东西。

灰色纶巾男子道：“二夫人，劝劝大人吧，张王县定会平安无事。”

锦袍官服男子啐骂道：“你懂个什么！”见灰色纶巾男子面色发窘，又道，“你要老子留下被杀吗？”

陈夕榕很是好奇，走过去对那灰色纶巾男子深深一揖，将他拉到一边，方小声问：“敢问兄台，大人为何怕被杀？”

这灰色纶巾男子原是张王县县衙的师爷，沉思片刻，不知该不该说。

“阁下不用担心，我只是一问，先生可想继续做师爷？”

“甚？”每一任知县都会由自己来挑选师爷，能做师爷好歹能领一份钱贴补家用。

“不瞒先生，在下意欲买下张王县县令的官职，只是生怕银子不够。”

灰色纶巾男子瞪大眼睛，一时不知如何应答。

“阁下且与我说句实话，这县令大人为何要携带家眷离开？若是我买下知县官职，先生还是师爷。”

男子愕然，经不得陈夕榕那三寸之舌的诱惑，方缓缓道：“沧州去岁被南国所占，沧州知州柳立投了南国，现下被北齐所占，他又想投北齐效忠，没等他说出口，一剑被北齐将军杀了，北齐人说‘这种墙头草，罪不可恕’。大人是怕了，要带着家眷离开。”

一番讨价还价，陈夕榕花了五百二十两银子买下了张王县知县一官。

之前的知县得了银子，带着妻妾家小哼着歌儿离去。

陈夕榕往大堂一望，空空如也，就连公堂上的桌子都少了一条腿，只用棍子支着。转入后院，推开房门，似被打劫过一般，一片狼藉，就没瞧见值钱的东西。

储少良听说陈夕榕花了银子买下张王县县令的官职，目瞪口呆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这功名不是要通过科考的吗？”

“书呆子，你亦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谁还敢当官？你想不想当好官，你若想当好官，这县令便是你的。至于这官衙吗，你们等着，我自有法子让它变得有模有样，我也有法子让张王县的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……”

所有人只当她说了句笑话。

陈夕榕接着说：“现在我宣布储少良是张王县县令，我陈夕榕为张王县衙捕头，你……”她望着灰色纶巾男子眨着漂亮的眸子，“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“在下胡豆。”

“胡豆先生依旧是张王县的师爷！”

当陈夕榕说着话时，大堂上便站着六名衣衫不整的官差，一脸诧异地看着她。

陈夕榕在县里找了几名匠人，对县衙进行了一番修缮，添了家具，还在第五日给衙差们补发了三个月的俸禄，就连胡师爷那份也未少。储少良和储大贵也各得了一个月的俸禄，一时间，县衙里有了新气象。

半月后，从相州传来消息，齐人成功夺下了相州城，下一步便要逼近安阳。

胡师爷建议，应尽快上表相州官府，以示张王县知县会忠于北齐朝廷，无不二之心，并特意说明自己是临危上任。

第一个发现陈夕榕是女儿身的是储大贵，那天深夜，他想巴结讨好，没想却赶在陈夕榕洗澡的时候闯了进去，储大贵也没瞧得清楚，便被陈夕榕直接用东西给砸了出去。

次日，陈夕榕换回了女儿装，瞧得储少良等人目瞪口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长着胡须的清秀大侠居然是个大姑娘。张王县的百姓才都知道，新来的陈捕头原来是个大姑娘。

陈夕榕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花样，规划县城，又建了一条贯穿县城的东西街道，她从官里带出的银子亦派上了大用场，等修建好店铺，或租给本县百姓，或租给逃难而来的百姓经商，当铺、绸庄、客栈、茶楼一时间也悄然而生，又由几个胆大会拳脚的百姓组建了一支马队，专门负责把张王县的土仪运出去，又从相州等地带回县里没有的东西。

陈夕榕不仅脑子灵活，就连破案的能力也是全县百姓有目共睹的，什么张家的牛丢了，王家的猫不见了，她都能理得头头是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上任县衙捕头后，接手了一桩十二年也没结的糊涂案子，经过她的一番调查，居然抓住了杀人凶手。开堂断案那日，她站在大堂侧，储少良听她说话，有理有据，当她一语道破那个杀手的名字时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

皇帝是谁？张王县的百姓们不知道，可他们知道张王县出了个很厉害的女捕头，现在的县令虽得了个绰号“书呆子”，却是个好官。

陈夕榕也有绰号：女神探、臭美人、陈大姑娘……

一年多后。

暮色中，天边最后一抹残红退尽，陈夕榕带着两名衙差，穿着捕头服，骑着高头大马从官道深处过来，一看到熟悉的街道，心头就满满地涌出欢喜。

听说南卫北齐两国的战事依旧继续着，北齐攻占了豫地不少的城池。

仲秋时节的午后，陈夕榕听胡师爷说了一件事：南国卫太后薨！

在这静寂的夜里，望着明月，陈夕榕难过地为卫太后流下了真切的眼泪。

耳畔回响着一阵优美的旋律，她转身张望，这乐声是从储少良叔侄二人住的后院传来的。寻着空灵而带着伤感的乐声，她缓步行走，透过小院月洞门，看到院中的石桌旁坐着一个银袍男子，在月色中一抹素白，虽只一眼，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仿佛来自于梦境，仿佛是她曾瞧过的画面。

琴音悠扬，流淌在空中，如溪流涓涓，如明月皎皎。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陈夕榕突地脱口说出这句话。

储大贵玩笑一般望了过来：“这么晚了，臭美人还没睡？”

储少良弹着琴，面前摆了两碟精致的小菜又一只酒壶。

陈夕榕抬步进了月洞门，撩袍坐下。

储大贵倒了杯茶水递给她。

她闻了一下，脱口道：“这支《秋月夜》弹得很好，只是少了份孤傲。”

储少良认识她已有一年又半载，不晓她竟知晓曲名，问：“你懂音律？”

陈夕榕也是微微一诧，她只是随口一说。

储少良道：“能否劳驾陈捕头也弹奏一曲？”

“我……”陈夕榕坐在琴前，闭上眼睛，纤纤手指落下，抬头望着夜空，脑海里掠过女人的声音：“榕儿，你的指法不对。喏，要像娘亲这样，弹琴的时候最忌分心……”

陈夕榕如痴如醉地弹奏，手指轻轻拢着，弹奏的是一曲让人耳目一新的《秋月夜》，缕缕情丝翻滚，纵横交织，扰人心绪。

她今夜着了一袭素衣，似刚沐完浴，身上有淡淡的玫瑰的馨香。

曲还是同样的曲子，注入的情感不同、神韵不同，便有不同的韵味。

储少良很是汗颜，起身重重一揖：“在下领教！”储少良有许多天下读书人的特点，喜欢谈论天下大事，“听说齐兵近月已夺下豫地，怕是现下已逼近洛城。齐太子为了陈妃而攻南国，现下兵临洛城，卫太后殡天，他们

会把陈妃送还齐国吗？”

陈夕榕想了片刻：“会！”

储少良问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江山美人，自古以来，男子们更看重江山。若是齐太子是以陈妃为由攻打南国，卫惠帝自会送还陈妃。”

储大贵又道：“可我听闻，那陈妃怀有身孕，怕卫惠帝不舍吧。”

陈夕榕心下倒有些同情起代己留于卫宫的女子，近来因为北齐得胜，兵临洛城，关于南国皇贵妃的事又开始在天下流传。

来自她离开，宫里还真有一个“皇贵妃”。

一切都被陈夕榕言中，南国到底做出了让步，卫惠帝下令择日送还陈妃。

光阴飞转，数日之后京城外，一列浩浩荡荡的队伍往北方移去。

马车里，坐着个一脸憔悴的妇人，面容蜡黄无色，双眼空洞，她懒懒地倚在车壁上，闭阖双眼便忆起离宫前的一切。

她匍匐在地，含泪道：“皇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您真要送臣妾去北齐？妾怀着你的骨血……”多想他能心软一回。卫惠帝却淡淡地扫过，狠绝地做出决定：“拿下皇贵妃的龙胎！”

她第一次侍寝于他，他粗暴如野兽，直至她孕上他的孩子，他方有了几分温柔，紧紧拥住她道：“夕榕，朕会好好待你。”

平静的日子没过几月，换来的依旧是他的残酷无情，狠心落下她怀有五六月之久的龙胎，尚未坐满小月便令人送她离开京城。

蔡新瑶奉命强行给她灌下了堕胎药，她冷冷地笑道：“陈夕榕，没想到你亦有今日！”

蓝修容来探她，早无之前的恭谨，附在她的耳边，阴冷着声音：“你……冒名顶替了那么久，既然享占了皇贵妃的富贵，更得替她承受一些痛苦。”

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来蓝修容一早就是知道的，知道她不是陈夕榕，知道她其实是另外一个人。想要争辩，没想蓝修容锁住她的下巴：“本宫与皇贵妃自幼一起长大，岂会分辨不出真伪？”

成小蝉被至亲的二叔卖给了人牙子，几度流离后被卖入洛城青楼。入宫后，她以为终于可以成为一飞冲天的凤凰，可以享尽荣华，不想龙胎保